

第一章

月正當空，夜色正濃，褪去了白日裏的喧囂，此時整座城裏萬籟俱寂，幾乎不見燈火。

耳聽譙樓上鼓打三更，沒過多久，突然不知從哪裏響起一陣尖銳哨聲，緊接著便是一陣喧鬧夾雜著急促腳步聲，夾雜陣陣犬吠。

城東一座偌大的宅院裏，數十個家丁在院子裏奔走，有的提著燈、有的拿著棍棒，還有的牽著專門養來看家護院的大狗一起在宅子裏四處搜尋。

就在這一片嘈雜之中，一道黑影從一棵樹上掠過，在夜色中像隻鳥一樣輕巧躍上屋頂，隨後無聲無息在各個屋頂上來回跳躍前行，躲過了所有人，最後落在了比普通大戶人家要高得多的院牆上。

站在牆頭，他回頭看了一眼身後亂成一團的大宅，大半張臉隱藏在黑暗中看不出什麼表情，但一雙眼在夜色中卻是熠熠生輝，還帶著幾分挑釁和嘲諷。

眼看整個宅子各個院子裏開始先後點燈，搜尋的人也越來越多，他轉身躍下牆頭，穩穩落地，起身後又回頭看了一眼大門上寫著「瑞王府」三個燙金大字的匾額，輕笑一聲，飛快消失在夜色中……

大街上一片寂靜，家家關門閉戶，街頭巷尾不見半個人影，月光下，唯有他在高高低低的屋頂上來回穿梭著，還與一隻野貓擦肩而過，最後終於停在一幢三層高的樓上，這是城裏一間老字號的客棧。

站在屋簷上，他往下面看了看，隨後一個側身翻了下去，四肢抓在牆上如壁虎一般輕巧熟練地從三樓一扇半掩的窗戶鑽進去，隨後反手把窗關上。

屋裏沒有人，倒是桌上點著蠟燭，還剩下三分之一，蠟油積在燭臺上淌了下來，滴在桌上凝結成了一小塊。

他走到桌前，先拿剪子撥弄了一下蠟燭芯，等火光亮了一點兒之後，放下剪子，從懷裏掏出一個精緻小巧的木頭盒子，暗紅的檀木色，打磨得光滑細潤，隱約可見木料本身的紋理，鎖扣是純金的，可見裏面裝的一定不是普通的東西。

他看了看盒子，眼裏露出一絲興奮的笑意，打開盒子，躺在猩紅色綢子裏的是一顆足有核桃大小的珍珠，在火光照映下散發著凝脂般的溫潤光澤。

然而他眼裏的興奮光芒立刻消失，他把珍珠從盒子裏拿出來舉到眼前看了看，半晌之後，歎了口氣—

「沒勁。」說完，他把珍珠扔回盒子裏，闔上之後隨手扔到了桌上。

轉過身，他走到身後不遠處的梳妝臺前，臺上有面偌大的黃銅鏡子，他站在鏡子前左右看了看自己的臉，隨後稍稍抬起下巴，伸手在下顎處摸索了一下之後，將「臉皮」一點兒一點兒撕了下來……

比起被撕下的平凡臉孔，藏在人皮面具下的面容好看百倍，五官端正，清秀中又透著一絲絲邪氣，一雙眼不笑時也似是帶著幾分笑意，甚是勾人，這才是黎俊的本來面目。

黎俊是個小偷，在江湖上綽號飛燕，除了輕功卓絕能飛簷走壁，偷術也不賴之外，他還精通易容之術，男女老少就沒有他扮不了的，而且換上誰的面孔就能將那人模仿得唯妙唯肖，一般人絕對看不出破綻。

可即便如此，他也只是個小偷，不被人放眼裏，上不了臺面的那種。

雖然問那些「梁上君子」飛燕是何人他們都知道，但若是問江湖上那些叫得上名號的大俠，哪怕是被黎俊偷過東西的，也絕對沒有一個人答得出來。

對於這點，黎俊很懊惱。

洗了把臉，換下了偽裝的衣裳之後，黎俊來到桌前坐下，又把盒子裏的珍珠拿出來扔著玩。

這是前陣子波斯國商人送給瑞王爺剛滿百天的小女兒的賀禮，珠子又大又圓是挺漂亮還價值連城，可他就是覺得沒意思。

珍珠是值錢，可再怎麼值錢也不能讓他在江湖上揚名立萬，就算富可敵國又怎麼樣？他從來要的都不是錢，而是像他師父一樣，一提起神偷的名頭大家就會如臨大敵，看緊自己的寶貝，他想讓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他，他想讓他的名字和那些大俠的並列在一起。

而想要這樣，光偷這些東西是不行的……握緊拳頭攥住了珍珠，黎俊緩緩皺眉，終於下定決心要幹一票大的。

京陽城內。

前幾日驚蟄剛過，昨天一場細雨下了整整一天，今天一早終於放晴，沿街兩旁的鋪子先後開了門，夥計出來掛上幌子，有的站在店門口提著桶往門前潑水，來城裏做買賣的村民小販也紛紛挑著擔子來到街上，到了巳時左右，大街小巷皆是人來人往。

黎俊走在人群中，沒有易容，倒是穿了一身白衣，戴了玉冠，一副貴公子模樣，甚是惹眼。

今晚他要做件大事，昨晚熬夜做準備，本來應該好好待在客棧休息，可卻莫名的有點兒心緒不寧，感覺像是會有什麼事發生，讓他坐不住。

他平日裏很少有這種感覺，所以特別在意，尤其是今晚他要去的方地方還有些來頭，必須謹慎小心。

可若是就這樣更改計畫又覺得自己太沒用了.....

黎俊有些猶豫不決，突然心思一轉，想到要不去找個卜卦算命的算上一卦，便來到街上，可平日裏那些個算命的好像到處都是，隨便走在路上就會被攔下來說一句「印堂發黑」，今天特意出來找，走了半天卻一個也沒見著，好像都約好了今天一塊兒休息似的。

黎俊走了好幾條街，沒看見一個算命的，就在他快要放棄的時候，一抬眼，突然發現前面好像有個攤子，攤子上掛了一面幌子，工工整整地寫了個「卦」字。

有了！

那卦攤擺在一棵大樹下，周圍人往來不多，此時攤子前已經有人。

一個身材略顯壯碩的姑娘正坐在攤子前的長條板凳上，單看臉型五官長得倒算不上難看，只是皮膚黑了些，偏偏還穿著一件粉色的衣裳，頓時顯得更黑了，黑就黑了，臉蛋上還抹了兩塊胭脂，真正的黑裏透紅。

姑娘無比嬌羞地將右手掌心伸給算命先生，另一手拿著帕子掩著嘴羞怯地笑著，而她對面的算命先生似乎有些緊張，低頭盯著她的手，嗯嗯啊啊了半天，最後說了句一

「姑娘這掌紋是極好的.....」

「真的？」姑娘雙眼一亮，一臉興奮道：「那你說我今年能嫁出去嗎？」

「呃.....」算命先生清了清嗓子，「所謂緣分天注定，姑娘一定能遇見自己的意中人的，只是姑娘要切記，凡事不可看外表，內在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姑娘不住點頭，突然又想到了什麼，嬌羞地看了他一眼，晃著肩膀別過頭羞澀道：「其實我要求也不怎麼高，找個你這樣的就行……」

「撲！」

發現攤子之後，黎俊站在十步遠的地方一直聽著，這回終於一個沒忍住笑出聲，那算命先生似是聽見了還是察覺了，抬頭朝他看過來，他趕緊別過頭。

過了一會兒再去看，算命先生正低頭和那姑娘小聲說著什麼，黎俊便趁機打量了一下他，背脊挺直，不像老年人佝僂，顯然年紀不大，穿的道袍半新不舊的，頭上戴了頂跟道士差不多的帽子，幾乎蓋到眼睛，看不清相貌，不過光看下半張臉倒是有稜有角的。

這時粉衣姑娘終於站起來，又戀戀不捨地對算命先生說了幾句話，最後放下幾個銅錢歡喜雀躍地走了。

算命先生等她走遠了，這才伸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然後把桌上的銅錢一個一個拿起來，攥在手心裏掂量了一下，好似心滿意足地揣進兜裏。

再一抬頭，見黎俊站在他攤子前，他微微一笑，「公子，可是要算卦相面？請這邊坐。」

黎俊一撩袍擺在長凳上坐下，歪頭一看，發現這算命先生豈止年紀不大，頓時心生懷疑，直接問：「你行不行啊？」不會是個裝神弄鬼的騙子吧。

算命先生笑了，知道他在顧慮什麼，「公子，算卦問卜只看靈與不靈，不是看年紀歲數的，若真是騙子，難道年紀大的就不會騙人了嗎？況且……」他突然壓低聲音，一手擋在嘴邊說：「我只是長得顯年輕。」

黎俊皺了皺眉，雖然還是不太相信，不過覺得他說的也沒錯，便沒再說什麼。

「公子打算問什麼？」算命先生先開口。

想了想，黎俊說：「我今晚要去做件很重要的事，想看看是否能成功？」

「哦……」算命先生點點頭，「請伸手過來。」

黎俊把左手伸了過去。

算命先生托住他的手，低頭仔細研究著他的掌紋，一會兒皺眉，一會兒又微微點頭，口中還發出沉吟的聲音。

就這麼看了好一會兒，黎俊手都被握熱了，頓時有點不耐煩地說：「你實話實說，別盡說些好聽的敷衍我。」

算命先生看他一眼，終於鬆開他的手，笑道：「恭喜公子，您這次無論做什麼，都一定能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算命先生鄭重點頭，「真的。」

不知是不是一種暗示，他這麼一說黎俊還真覺得心裏一下子輕鬆了不少，方才的心緒不寧瞬間一掃而空，於是大方地留下了一錢銀子之後，起身就走。

算命先生拿起銀子掂量了一下，往上一拋，揚起嘴角看著黎俊的背影，突然叫了一聲，「公子！」

黎俊還沒走遠，應聲回過頭，只見那算命先生將帽子推上去了一點，一雙眼笑意甚濃。

「還有件事，我看公子面頰紅潤，這是桃花運到來的面相，您可能是要遇見意中人
了。」

啊？黎俊愣了一下，沒反應過來，桃花運到來？

看他呆愣的樣子，算命先生揚起嘴角，低聲說了句「恭喜公子了」。

黎俊沒聽見最後這句話，撓撓頭走了。

對於桃花運到來的事，黎俊沒有放在心上，在他看來那不過是算命的一句玩笑。

入夜，黎俊換上夜行衣，過了二更天後，他直接拿了塊黑布將下半張臉蒙了起來，溜出客棧。

他偷東西也不是回回都易容的，有時是心血來潮，有時則是懶得弄，反正他偷東西就沒有被人看到臉的時候，易不易容也沒差。

黎俊運起輕功，在夜色中幾乎穿過了大半個城，終於來到一處豪宅大院前，這裏正是當今武林盟主的府邸。

武林盟主姓程名忠，今年不過四十出頭，據說他天賦極高，自小師從高人，十六歲便已經出師，武功高強自是不用多說，還出身武林名門，在當上武林盟主之前在江湖上就已經地位極高，五年前終於被眾人推舉為武林盟主。

他並未見過程忠，或者說以他這個級別的人物，是見不著武林盟主的。

不過那又怎樣？黎俊心想，今天晚上就讓你們知道我飛燕的名頭。

沒錯，他打算夜闖武林盟主府，偷一件武林盟主的心愛之物，在江湖上，武林盟主的東西可比王爺家的珍珠有意義多了。

若是能找到什麼武林盟主的一些私密物件知道一些祕密，那就更好了。

今夜，就是他揚名立萬的第一步。

程家大宅已有數百年歷史，屋宇林立，院牆高聳，但黎俊快跑幾步輕輕一躍便翻上了牆頭，在夜色掩護下悄無聲息地進了宅子裏。

一陣涼風刮過，樹葉沙沙作響，整座宅子裏古樹參天，好幾棵比這宅子的年紀還大，枝繁葉茂，方便黎俊藏身。

前後五進的大院，光是一眼望去便已經氣勢恢弘，每個院子裏都有巡夜的家丁，三兩個人一組，黎俊站在一棵三個人無法環抱的大樹上，一手扶著樹幹居高臨下地觀察情況，整個人似乎都融入夜色中，唯有一雙眼中映著一點火光。

都這個時候了，還有一個院子裏燈火通明，不時有人往屋裏送東西，仔細一聽還隱約有陣陣絲竹弦樂聲傳出來。

黎俊知道今晚武林盟主在舉行宴會，為了這一晚，他花了數天的功夫探查地形，打聽情報，暗中觀察了一會兒之後，黎俊選定了一個地方，他跳下樹，在夜色掩護下穿過一個又一個院子，避開了幾撥巡夜的守衛之後，來到一間跨院。

院裏有一幢兩層小樓，周圍種著成片的桂樹，雖然時候未到還沒有滿院飄香，但也修剪的錯落有致。

此時樓裏漆黑一片，黎俊抬頭看著門上掛著的牌匾—「經樓」。

這裏是武林盟主放藏書的地方，也是他平日裏看書寫字的書房，程忠喜歡佛經，平時最常做的就是抄寫經文，這「經樓」也是這樣來的，匾上的「經樓」二字還是出自一位高僧之手。

盟主府裏值錢的東西放在哪兒黎俊不能肯定，但他覺得對武林盟主來說，重要的東西應該會放在這裏。

門上掛著鎖，黎俊蹲在門前湊近看了看，又拿著掂量了一下，隨後從懷裏掏出開鎖的道具伸進鎖眼裏捅了幾下，喀一聲，門鎖應聲而落，黎俊伸手接住，放到地上，蹲著將門推開閃身進了屋裏。

四周一片漆黑，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檀香味，借著門外照進來的一點兒朦朧月光，黎俊四下打量了一番，屋裏除了桌椅板凳等一些基本擺設之外，還有若干書架以及一張羅漢床，靠牆的地方擺著兩個多寶榻，上面擺了各種瓷器、玉器，以及金銀擺件，每一樣都價值不菲。

反手關上門，黎俊走過去，從懷裏掏出火摺子，輕輕一吹點著了，從每樣東西上一掃過，看了個大概，沒找到合心意的。

轉過身，他想到桌邊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東西，但走了幾步他突然停了下來，皺了皺眉，一隻腳在地上輕輕踩了兩下，然後笑了。

聽聲音，他知道地上有機關。

黎俊蹲下，食指指節在一塊青石地磚上敲了幾下，又從懷裏掏出一把匕首，沿著地磚縫隙插進去，一用力便將石塊撬了起來。

許是覺得沒人會發現地上有暗格，抑或者是覺得沒人敢來武林盟主府偷東西，反正就這麼簡單地打開了。

藉著火光，黎俊往裏一看，暗格裏放著一口長方形的箱子，也上著鎖，但這難不倒他。

三兩下開了鎖之後，他沒把箱子拿出來而是直接打開，蓋子被掀起來的一瞬間箱子裏一陣光亮，裏面是……一隻豬。

一隻反射著火光，閃閃發亮的、純金的豬，大概有兩三個月的小豬仔那麼大，通體金黃，打磨得圓潤光滑，黎俊眼睛都差點兒被晃花了。

等回過神來，他一臉嫌棄地看著箱子裏的金豬，覺得太沒品了，簡直浪費這麼多金子。

據他所知武林盟主好像也不是屬豬的啊，若是別人送的還不如直接送金子呢。

不過金豬雖然土氣，但黃金卻是貨真價實的，而且放在如此隱祕的地方，必定是重要的東西，畢竟架子上有不少古董字畫，論價值比這塊金子更值錢的也不在少數，可只有它被藏在這裏。

武林盟主的金豬.....黎俊笑了笑，撲一聲吹滅了火摺子，伸出雙手小心地把金豬拿出來，用自己隨身帶來的黑色包袱巾包好，再把地磚嚴絲合縫地放回原處，只要不打開便看不出半點被動過的痕跡。

確定一切天衣無縫之後，黎俊起身，把包袱往肩上一背，喲.....還真有點兒重。

揚起嘴角，他轉身從懷裏掏出一個印章，上前幾步將他的標記——一隻黑色的燕子印在牆上。

弄完之後，黎俊背著金豬離開了經樓，到了門外再把鎖原封不動地掛了回去，一切皆是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狀態下，沒有驚起半點漣漪。

離開經樓之後，黎俊沒有按原路返回，而是朝他來時已經選好的另一條路過去了，中途躲過了兩批巡夜的，似乎是因為今晚有宴會，他總覺得巡夜的人有些多了，再加上身上帶著一隻沉甸甸的金豬，所以走的格外小心，不求快只求穩。

眼瞅著再穿過一個跨院就能到最外圍的院牆了，黎俊俐落地從樹上翻下來，落地之後剛走了沒幾步，突然，前面一扇月亮門裏出現一道黑影。

黎俊嚇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停下往後退了一步，倒不是被人嚇到，而是他竟然沒察覺到那裏有人。

一開始他以為是巡夜的，但再仔細一看，發現並不是，對方好像跟他穿的差不多，也是從頭到腳一身黑，臉上罩著黑布.....這他媽是碰上同行了？

黎俊愣了一下，沒想到敢來武林盟主府偷東西的不止他一個人，再看對方站在月亮門那一側，似乎沒有要走的意思，也沒有被撞見的驚訝，就只是在那裏同他兩個人大眼瞪小眼。

黎俊先是小心地左右看了看，確定周圍暫時再沒有其他人，這才上前幾步，壓低聲音道：「這位朋友，你幹你的，我幹我的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。這裏值錢的東西多了，你自己去找，找到了隨便拿，別擋我的道就行。」

他覺得自己說的挺有理，也夠客氣，一般同行聽了也就從善如流了，可沒想到對方非但沒有讓路的意思，反而雙臂環胸，頗有「我就是不讓路，你能把我怎麼樣」的感覺。

這傢伙.....黎俊不想搭理對方，便想翻過門牆，誰知對方又攔到他面前。

黎俊有些不悅了，只是當務之急是趕快離開，實在不想在這裏與他糾纏周旋，便直接問對方，「你到底想幹麼？」

話音剛落，那人突然朝伸出手朝他勾了勾手指，像是喚他過去。

黎俊氣到不行，同時心裏又暗自嘀咕，莫非他是故意攔著他的？是衝著他身上的東西來的，還是衝著他來的？

他躊躇時，那人又伸出四根指頭一起朝他勾了勾，黎俊眉一擰，還沒想好怎麼辦的時候身體便自作主張大步朝對方過去。

然而這時月亮突然從雲裏出來，月光下，黎俊可以把對方露出的上半張臉看得一清二楚，發覺他的眼神太凌厲，彷彿閃著寒光的利刃！

這絕對不是一般小毛賊會有的眼神！

黎俊當即反應過來，轉身就要跑，結果還沒跑出三步遠就感覺到身後有人靠近。

太快了！他暗自一驚，他自認速度不慢，但不過眨眼工夫對方竟然已經追上他，顯然輕功卓絕。

那人伸手要抓黎俊，他彎腰閃身躲過，臉上的黑布差點兒掉了，被他及時伸手抓住，不過那一瞬間黎俊覺得自己像隻要被老鷹抓的小雞，驚得他背上出了冷汗。

他轉身回敬一個掃堂腿，對方輕鬆躲過後一掌向他掃來，黎俊一個下腰躲過，卻感覺絲絲掌風壓得他胸口痛，咬了咬牙，心裏罵了聲不好。

這人一出手他便知道自己可能不是對手，不過論逃跑的話他未必會輸.....

黎俊提起精神，硬著頭皮使出拳腳功夫與那人糾纏了幾個回合，後者雖然一直同他你來我往地拆招，但感覺得出來並未使出全力，並且攻少守多，一副游刃有餘的樣子，彷彿在逗弄一隻貓。

而黎俊與那人過招同時，好幾次肩上的包袱差點兒掉了，害他要分神顧及，越發施展不開。

知道不能再和他糾纏下去了，黎俊縱使心有不甘，但也不會為了爭一口氣而搞不清楚事情的輕重，有些吃力地接了那人幾招之後，瞅準了機會，虛晃一腳騙得那人後退一步之後，抓著包袱轉身就跑。

穿過月亮門，也顧不得身後的人有沒有追來，他運起輕功打算上牆，結果雙腳剛離地突然又被人從身後抓住了。

黎俊肩上使勁將對方甩開，瞬間覺得肩上一輕，順利地站上牆頭，可他這才反應過來，那人把他的包袱扯走了！

「啊！」黎俊叫了一聲，又驚又氣，他的豬！

再回頭去看，只見那人站在牆下方，一手提著他的包袱朝他晃了晃。

「你！」黎俊剛要開口，一陣急促腳步聲突然響起，由遠至近，速度飛快且人數眾多，顯然是巡夜的人發現他們了。

黎俊暗自叫了聲不好，再一低頭，那人正抬頭看著他，從那彎起的眼睛就能看出對方笑了，對方把包袱往肩上一背，轉身朝另一個方向飛快跑了，幾乎是一眨眼便消失在黑暗中。

「該死的……」黎俊想去追，然而他已經看見火光到院門口了，他罵了一句，最後還是決定先逃跑，畢竟武林盟主府上的家丁護院可不是一般人，就算不是各個身懷絕技但論武功也在中流水準，這麼多人他實在沒有勝算，若是在這裏被抓住了，可能都不會送他到衙門，直接就地就能把他剝皮分屍了。

再說就算他解決了這些人，再去追那人也未必追得上了。

最後望了一眼那人離開的方向，黎俊咬牙冷笑一聲，起身輕輕一躍，也消失在了夜色中……

夜宴之上，琴音繚繞，美貌歌姬跪坐在中央，一襲薄紗紅衣，低聲吟唱著，歌聲悠揚婉轉，讓人沉醉……

這時一名小廝小心翼翼地進來，走到主人席旁，彎腰站在程忠身後湊近了說了兩句。

原本閉著眼的程忠眉頭微微一皺，緩緩睜眼，片刻之後不動聲色地起身從宴席離開，緩步走到屋外，今日負責巡夜的管事已經站在院裏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他問，聲音裏已經帶著不悅。

管事的有些惶恐，低頭小聲道：「回老爺，鬧賊了，已經派人去追了。」

程忠皺了皺眉，聲音沉了下來，「你們這麼多人，竟然還能讓人混進來……說出去我這武林盟主顏面何在？」

「屬下知錯，請老爺責罰。」

「罰是一定要罰的，但不是現在。」男人閉了一下眼，「讓各個院子檢查一下有沒有丟東西，記下來明日告訴我。」

「是。」管事的點頭，想了想，又試探著問：「老爺，據說小偷好像進過經樓，您是否……」

程忠未等他把話說完便轉過身，面沉似水、步履匆匆地朝經樓方向過去了。

第二章

黎俊踏著夜色回到客棧，從窗戶翻進房間裏之後，先點上了蠟燭，隨後一動不動在原地站了一會，調息完之後，才伸手扯下了臉上的黑布，臉上扭曲的表情是再也藏不住了。

方才他真是費了不少勁才從武林盟主府逃出來，算是死裏逃生了，不愧是武林盟主的地方，他逃到最後，有幾個似乎是在江湖上叫得出名號的人出現追捕他，現在想起來他還有點兒害怕，好在最後能全身而退。

深吸了口氣，黎俊緩緩在凳子上坐下，定了定神，忽然感覺手疼，抬手一看，手腕上赫然有五個指印，應該是和那黑衣人打鬥時被對方抓的，當時他沒感覺，現在才反應過來，這是用了多大的勁兒？

他緩緩握緊拳頭，想到那個黑衣人就一陣窩火，在江湖上闖蕩了這麼多年，還是第一次被人搶劫。

他現在確定對方就是盯著那隻豬來的，可他不明白，若只是想偷些值錢的東西，就像他說的，盟主府裏值錢的寶貝不計其數，何必硬要搶那隻豬？

而除了那個黑衣人，還有一個人讓黎俊耿耿於懷……媽的臭算命的！說的什麼屁話！

那騙子要是隨便說點兒模稜兩可的話糊弄人倒也算了，偏偏還信誓旦旦地說什麼旗開得勝、馬到成功……成功個屁！

馬上到手的東西被搶了不說，還差點兒被抓了個正著，他出道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栽得這麼慘，簡直丟人！

這一晚上的雞飛狗跳，黎俊越想越惱，越想越不甘心，氣得他一晚上都沒睡好覺，只覺得這口氣嚥不下，一定要想辦法出氣才行。

若是不能出了這口惡氣，以後他都沒臉繼續在江湖上混了。

那黑衣人不好找暫且先不去管，那個臭算命的是絕對不能就這樣輕易放過，他絕對不是在遷怒，而是無恥的騙子人人得而誅之！

第二天一早，天一亮黎俊就起來，早飯也沒吃就奔到街上去了，氣勢洶洶地來到那棵大樹下，樹底下卻不見那算命的攤子。

想著可能是時間還早，他便在附近一個小酒館裏找了個能看見樹下的位子坐下，結果這一坐就是半天，直到午時過了那算命先生才出現。

黎俊橫眉豎目地衝出酒館，但離算命攤只剩幾步時，他又停下了腳步，昨天他只想著要砸了那算命的攤子，他現在想想，不能就這麼便宜了那個臭算命的。

攤子砸了還可以再擺，甚至換個地方擺也行，他該做的是徹底揭穿那個騙子，讓他不能再在外面招搖撞騙。

於是黎俊匆匆回了客棧，特地易容成了個姑娘再去，就見算命先生因為沒人上門，正一手支著下巴打瞌睡。

黎俊看著他陰惻惻地笑了笑，伸手撩了一下垂在胸前的頭髮，一手提著裙襬緩緩朝卦攤走了過去。

算命先生原本還閉著眼，但似乎察覺有人靠近，慢慢睜開眼，就見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娘子站在攤子前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。

他眼前一亮，急忙坐正了，清了清嗓子笑著問：「小娘子，可是要算卦？」

黎俊緩緩點頭，面上有一絲猶豫地躊躇道：「是，心裏有事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」他刻意柔聲道，舉手投足都是女子的做派，再加上易容了，怎麼看都天衣無縫。

「那請坐下。」算命先生伸手示意，等黎俊在攤子前的長凳上坐下之後，問：「小娘子是想看相還是測字啊？」

「看相吧……」黎俊故作思索，「看手相。」

「那請小娘子把手伸出來。」

黎俊把右手伸過去，算命先生托住他的手，低下頭看著掌心，身為男人，黎俊的手算得上是修長白皙的，雖然不能說是女子般的青蔥玉指，但與他現在的打扮也不算違和。

他打量了一眼算命先生，眼神露出一絲陰狠，問：「怎麼樣？」

「嗯……」算命先生點點頭，抬頭看黎俊的髮型，眼中帶笑，問：「小娘子已有婚配了吧？」

黎俊嬌羞地低頭，「是，奴家已經嫁人了。」

算命先生點點頭，意味深長地哦了一聲，又皺了皺眉，「您的掌紋極為特殊，我冒昧問一句，您的煩心事可是與夫家有關？」

是跟你這個臭江湖騙子有關！

黎俊心裏咒罵，表面卻輕歎一聲，緩緩收回自己的手，被這算命的握了半天了，後者好像就沒有放開他的意思，要真的是個婦人，這豈不是明目張膽的吃豆腐？無恥！

「是了，我是實在沒辦法了，這事也不好跟別人說……」

「若是這樣，小娘子還真是找對人了。」未等他說完，算命先生便笑道：「我的卦最靈了，替人解惑，逢凶化吉，找我準沒錯。」

滾你的蛋！化吉沒有，逢凶倒是挺準的。

「那，先生說說我現在要怎樣才好？」黎俊楚楚可憐地問，眼睛水汪汪的，似乎下一刻就要落淚。

算命先生看了看他，沒回答，而是裝模作樣地閉上眼晃了晃腦袋，嘴裏含糊地念叨著什麼，黎俊皺了皺眉，正要開口，算命先生卻突然睜眼，他瞬間恢復原樣，一臉惴惴不安地看著他。

「如何？」

「嗯……」算命先生皺了皺眉，「方才我算過了，從小娘子您的掌紋來看，如今這樁婚事確實並非圓滿，您少來受氣受欺，老來說不定還得受窮受苦，若是想要重新過上好日子……」

「要怎麼做？」被他這麼一說黎俊都有點兒好奇了。

算命先生看他一眼，歎了口氣，「若是想重新過上好日子，一定要斷了這段姻緣再嫁人啊。」

放你的屁！黎俊心中鄙夷，好你個江湖騙子，他今天男扮女裝就是要當場揭穿這個騙子，現在時機到了。

黎俊冷笑一聲，問：「說是這麼說，我如何能信你？」

算命先生微微一笑道：「信則有，不信則無。」

黎俊這回諷刺一笑，「合著我要知道你算的準不準還得等個幾年啊？若是真的不準怎麼辦？」

察覺到他語氣不對勁，算命先生又上下打量了一下黎俊，似笑非笑道：「那，小娘子的意思是？」

黎俊噌一下站起來，一掌拍在卦攤的桌上，「你算的不準我就砸了你這破攤子，讓全城的人知道你是個招搖撞騙的騙子！」

算命先生面不改色看了黎俊一會兒，點頭笑道：「好，我若是算的不準，到時候小娘子大可以砸了我的攤兒……」

「不必等到時候了。」黎俊打斷他，「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，你算的一點兒也不準。」

「哦？」算命先生挑眉，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「少廢話！就說你算錯了。」黎俊故意大聲喊，引來過路人的注意，只是時辰尚早，來往的人並不多。

算命先生左右看了看，笑道：「我錯哪裏先不說，您一個女子，光天化日的在大街上撒潑，不怕丟了面子？」

黎俊冷笑，「我不怕丟面子，而你錯就錯在我是男是女都沒搞清楚就在這裏大放厥詞。」

「這倒是有趣了……」算命先生眨了一下眼，看黎俊的眼神裏多了一絲揶揄，「您方才給我看的是右手，想來這看手相男左女右的規矩您是懂的，您若是個女的，那便像我說的那樣，第一次婚配必定不會圓滿，若您是男的，那剛才說的當然就不算了。」

黎俊眉一擰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算命先生笑了笑，「不是我算的不準，而是您給的手不對。」

「放屁！」黎俊真想啐他一臉，「你連我是男是女都看不出來，還怪罪於我？」

「此言差矣。」算命先生搖搖頭，「我是個算卦的，又不是大夫，是男是女我怎看得出來？再說是你自己扮成女人還拿右手讓我看相，怎麼又怨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？」

「你！」黎俊兩掌同時拍在桌上，震得桌上的筆墨紙硯都晃了一下，一枝筆差點兒滾到地上，被算命先生一把按住了。

「這位公子……」算命先生緩緩站起來，黎俊嚇了一跳，對方竟然比他高了大半個頭，不知為何瞬間氣勢就少了一大截。

算命先生低下頭，一隻手撐在桌上，揚起嘴角緩緩湊近他，低聲道：「這事怎麼說都是有理，即便您現在在這裏喊出來，也不過是多叫幾個人過來看笑話罷了。」

黎俊咬牙，有些後悔自己幹麼搞得這般複雜，反而被反將一軍，還不如一開始就直接砸了他的攤子。

「我不知道公子為什麼來找碴，」對方又道：「若是以前有得罪的地方，我在這裏先同您賠不是了，不過……」話說到一半，他突然伸手在黎俊胸口摸了一把，趁黎俊還沒反應過來又笑了笑，「若是剛才先看您這兒，說不定早就發現您是男人了。」

算命先生此刻的笑容多了一絲玩世不恭的味道，黎俊愣了一下，隨後臉上一片緋紅，當然不是羞的而是氣的。

「下流！」

「此言又差矣。」算命先生一本正經地搖了搖頭，「你我都是男人，何來下流一說？難道……」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黎俊，眼神突然曖昧起來。

「你！」黎俊怒得要舉起拳頭，但在最後一刻還是克制住了。

他現在扮的是女人，光天化日的在街上打架實在不雅，何況也不能真脫了衣服讓人驗明正身，實在有辱斯文。

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如此勸說自己，黎俊決定趁他沒動手殺了這人之前先離開。

狠狠瞪了眼前的算命先生，黎俊猛然轉身，還差點兒踩到了裙子。

見他要走，算命先生揚聲說了句讓黎俊更怒的話—

「這位公子……不，小娘子，若是需要，下次我再好好的再給您算一卦，不要錢。」

黎俊停下腳步有些僵硬地站在原地，額頭上青筋都暴出來了，不過片刻之後，他突然回頭朝身後的人笑了一下，說了句話本裏歹徒敗北落荒而逃時常用的話—

「好，你給我等著。」

說完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，若是單看身形絕對看不出他是個男人，只是那走路的姿勢實在有些豪放。

算命先生看著黎俊遠去的背影，一個沒忍住笑出了聲，陽光從大樹的枝葉縫隙透下來，他眯起眼，在光影斑駁中，笑容又多了一絲不同的深意。

Crescent